

# 子弟書的整理與研究世紀回顧

A Look Back to a Century of the Arrangement and Research of *Zidishu* (Manchu Drum Songs)

陳錦釗 (Chan Kam-chiew) \*

## 一、子弟書簡介

在我國俗文學史上，文學價值高、藝術成就大、影響最深遠的曲藝，大概要數子弟書了。

子弟書是我國清代北方俗曲的一種，屬鼓詞類。它盛行於乾、嘉、道三代，至光、宣時始趨於沒落。因為它的「詞婉韻雅」，<sup>1</sup>所以在當代的藝壇上地位極高，曾被推崇為當時說書人之最上者，<sup>2</sup>滿族人士，甚至尊稱它為「大道」。<sup>3</sup>

它之所以被稱為「子弟書」，主要是因為它的始創者、作者、演唱者、聽眾等，多以八旗子弟為主，<sup>4</sup>而且演唱者因為有「子弟」身分，在演唱時，還有「請場」的儀式和規矩，<sup>5</sup>以示與其他藝人為「生意」演出

者有別。

這種曲藝的體製實淵源於鼓詞，最初並無說白。至於它的唱詞雖仍以七言為主，然而可以隨意增加襯字，最多一句有長達三十字者。<sup>6</sup>其中故事情節簡單、篇幅短小者，可以不分回；而關目繁雜，篇幅稍大的，則可以分為二、三回，甚至三、四十回，回約百句，間有回目。每回之前，又多以七言一首開端，敘述作者的寫作動機或總括全書大意，名曰「詩篇」，俗稱「頭行」。它的歌詞每兩句押韻，每回限用一韻，韻用我國北方戲曲與曲藝所通用的「十三韻」。二回以上的作品可以每回換韻，也可以一韻到底，不加限制，十分自由靈活。

現存的子弟書大約有五百種以上，它的題材來源，則以取材於我國明清兩代通俗小說、元明清三代傳奇與當時北京流行的散齣或京劇等故事佔最多，為數在三百

\* 作者係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 1 閑園，《金台雜俎》：「分東西城兩派，詞婉韻雅，如樂中琴瑟，必神閒氣定，始可聆此。」引見孟瑤，《中國小說史》，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年12月，頁621。
- 2 繆東霖，《陪京雜述·雜藝》：「說書：人有四等，最上者為子弟書，次平詞，次漫西城調，又次為大鼓梅花調。」清光緒四年刊本，第一頁。
- 3 語見《拐棒樓》子弟書：「自從那小窗故後缺會末，靨堂氏接仕襲職把大道傳。」
- 4 語見曼殊震鈞，《天咫偶聞》卷七：「昔日鼓詞，有所謂子弟書者，始於八旗子弟。其詞雅馴，其聲和緩，有東城調、西城調之分。」
- 5 逆旅過客，《都市叢談》「八角鼓」條：「據說斯曲為八旗土產，向無賣錢之說，演者多係貴胄皇族，故稱『子弟』，如欲演唱，必須托人以全帖相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5月，頁117。同書「單弦曲詞」條亦云：「此等人雖然要錢，當初可不入生意門兒，桌上應當鋪一紅氈，報簽兒上要冠以『子弟』二字，無論在何處演唱，上場時須有人沖上作揖，名為「請場」，仍不失子弟身分。」頁119。
- 6 此指韻文句而言，並不包括帶戲子弟書的散文句。某些論著，因誤認快書為子弟書，說它「文句有長有短，每句少則五言，多則六七十言」（見《清蒙古車王府藏子弟書·前言》）。又或疏於考證，說子弟書一句最長的，「還有十九個字一句的」（見《子弟書叢鈔·前言》注19。）其實子弟書一句長達二十字以上的句子頗多，如韓小窗《徐母訓子》，即有二十七、八字一句的，而《雷峰塔》卷中，更出現兩句長達三十字（見傅借華《白蛇傳集》，頁128）。

種以上；而以描寫當時北京社會生活及風土人情等為題材者，也有近兩百種。前者不乏極為優秀的作品，它們的藝術成就，往往遠在原著之上，而且影響深遠，流傳極廣；而後者所保存當代的社會史料則極為豐富，實為後人研究清代社會史最珍貴的資料。

子弟書的曲調最初只有西調，「然僅有一音，嗣而厭常喜異之輩，又從而變之」，遂有東調。西調又名「西城調」、「西韻」，音節近於崑曲，陰腔極多；東調又名「東城調」、「東韻」，音節如高腔，正大渾涵，有古歌遺響。<sup>7</sup>又「東韻之詞，沈雄闊大，慷慨激昂，如：《白帝城托孤》、《寧武關》……諸本，多衍歷史上所謂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故事。而西韻之詞，類為才子佳人，兒女私情，若《石頭記》、《百花亭》……等，均饒柔靡之音也」。<sup>8</sup>

關於子弟書的作者，他們的真實姓名與生平事迹，現今多已湮沒不傳了，但根據現存作品的詩篇與結尾曲文等，可以考出作者的別號或書齋名的約有百餘種五十多人，較著名的羅松窗有《莊氏降香》等8種，韓小窗有《千金全德》等22種，鶴侶氏有《集錦書目》等18種，芸窗有《刺湯》等7種，竹軒有《借芭蕉扇》等6種，西園氏有《桃洞仙緣》等6種。其中羅松窗是西調的代表作家，韓小窗則是東調的代表作家，二人是專業的子弟書藝人，作品以取材於我國著名的小說戲曲故事中情節關目動人者為主；鶴侶氏、芸窗二人則是業餘作家，他們寫作子弟書，目的在陶情自娛，所以多取材於身邊瑣事或借題發揮。綜觀此四人中，自以韓小窗在當時的地位最崇高，藝術成就也最大。鶴侶氏《逛護國寺》子弟書，曾評論當時子弟書藝人說：「論編書的開山大法師還數小窗得三昧，那芸窗松窗亦稱老手甚精該；竹軒氏句法詳而穩，西園氏每將文意帶詼諧。……這些人俱是編書的國手可稱元老。」而謙稱自己的作品是「未必穀板數來保一樣」，是「竟論文才」。

子弟書影響清代其他曲藝極大，當時各地區的大鼓書、快書、石派書，甚至馬頭調、牌子曲等，它們部分優秀的作品，大多是根據子弟書的名篇改編而成。惟因其他曲藝的興起，反而促使子弟書趨於沒落。加以自韓

小窗亡故之後，子弟書藝壇即後繼無人，復因唱腔千篇一律，又三板一眼實在難學，後期作品乏善可陳，終於一蹶不振，從此失傳。

## 二、子弟書目錄

在清代，以抄寫各種曲藝唱本出售為業的書坊，較知名者有樂善堂、百本堂、別墅堂、同樂堂、聚卷堂等多家，所抄曲本無數。滿清政府被推翻後，各書坊所抄寫的子弟書曲本遂散佚各處，庋藏於各公私機構或專家學者家中，根據有關論著記載，包括各種版本在內，現存子弟書舊曲本約有二千多本，作品在五百種以上。筆者所見當年各書坊所售子弟書目錄，計有3種：

(一)《樂善堂子弟書目錄》，道光年間鈔本。前有缺頁（疑僅半頁），現存13頁，半頁五行，行列書目兩種，自一回《評崑論》起至四十回《全西廂》止，所著錄的子弟書共177種，其中在《秦王降香》硬書之後，《風月魁》之前，著錄有《打登州》快書1種，後附石派書22種。此書是按照回數多寡編排，以回數少者在前，多者在後，每種書目之前，均標明售價，並無其他說明文字。僅偶然會在書目下注明「硬書」、「快書」字樣。現藏於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

(二)《百本張子弟書目錄》，光緒年間鈔本。全書31頁，半頁五行，行列書目1種，所著錄的子弟書共293種，後附石派書21種。此書亦是按照回數多寡排列，以回數少者在前，多者在後，然後先列書名，書名之下，或注明該書的別名，或簡單說明該書的內容，或說明該書與其他有關曲本的先後關係，最後一律標明回數及售價。在回數與售價之前，偶然會用「春」、「苦」、「笑」、「粉」等字，說明該曲本的情節，或在書名之前，標明「硬書」字樣，說明該曲是屬於「陽剛」的性質。此目錄現存多本，藏於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便有兩冊，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亦有多冊，較為常見。

又此種目錄，現存尚有兩種較早的版本：

1. 全書25頁，半頁五行，行列書目1種，所著

7 語出顧琳，《書詞緒論》一〈辨古〉條，見《子弟書叢鈔》，頁821。

8 無名氏，《京都竹枝詞》，引見孟瑤，《中國小說史》，頁621。

錄的子弟書共 126 種，其中在一回《軍營報喜》《黔之驢》之間與二回硬書《秦王降香》之後，《頂燈》之前，分別著錄有快書《謗閻》、《打登州》、《淤泥河》等 3 種，後附石派書《通天河》等 11 種。吳曉鈴遺書，現藏於首都圖書館。

2. 全書 32 頁半，半頁五行，行列書目 1 種，所著錄的子弟書共 303 種，其中在一回《諸葛罵朗》之後，二回《隨緣樂》之前，著錄有快書《謗閻》、《淤泥河》、《打登州》、《蜈蚣嶺》、《碰碑》、《羅成托夢》、《血帶詔》、《舌戰群儒》、《草船借箭》、《赤壁鏖戰》等 10 種，後附石派書《通天河》等 21 種。傅惜華遺書，現藏於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吳曉鈴遺書，現藏於首都圖書館。

以上兩種罕見的《百本張子弟書目錄》，抄寫年代雖然不詳，但根據它所著錄快書數目的情況，可知它應晚於《樂善堂子弟書目錄》，早於常見本的《百本張子弟書目錄》。

(三)《別墅堂子弟書目錄》，宣統年間鈔本。全書 17 頁，半頁五行，行列書目 1 種，所著錄子弟書共 167 種，後附石派書《青石山》、《風波亭》、《通天河》等 3 種。此書亦是按照各子弟書的回數多寡排列，以回數少者在前，多者在後，然後先列書名，在書名之下，或簡單說明該書的內容，或說明該書與其他曲本的先後關係，最後一律是標明回數與售價。但在回數與售價之前，並未注明任何「春」、「苦」等字樣。傅惜華遺書，現藏於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

此外，在道光末年鶴侶氏所作的《集錦書目》，全曲 90 句，共嵌入當時流行的子弟書名 150 多種，亦可視為一種子弟書目錄。根據本曲所收，其中有年代可考

的，最晚是《侍衛歎》，結尾曲文有「我鶴侶氏也是其中過來人」一語，可知作者即是鶴侶氏，他本名奕賡，是滿清宗室莊襄親王綿課的第十二子，生於嘉慶十四年（1809），卒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得年四十歲，<sup>9</sup>「自道光十一年五月至道光十六年四月止，共當差六十一年」。<sup>10</sup>可知此曲成書於道光十六年之後，但不及敘述發生於道光十八年七月的時事《靈官廟》、《續靈官廟》等，亦可知它是道光年間的作品無疑。而《樂善堂子弟書目錄》所著錄有年代可考的作品，最晚也是《侍衛歎》，但僅有一百種左右與《集錦書目》重複，它的成書年代應該稍早。

現存各種清代子弟書目錄，除可供後人考證各種曲本成書的年代之外，參照各書所訂價格等，對瞭解它們當年受歡迎的情況，亦大有幫助。

進入民國之後，國人所編有關子弟書目錄，亦有多種：

(一)《中國俗曲總目稿》，劉復、李家瑞編。分上下兩冊，共 1,276 頁，所著錄我國各省俗曲共六千多種，所收子弟書，據統計約有 370 多種。此書是按書名字數多寡編排，然後以阿拉伯碼示標題中首三字筆數，筆數少者排在前，多者排在後。題下注明曲種、版本、頁數。然後再「每曲抄錄開首二行，以見內容之一斑」。對後人辨別現存俗曲的曲種，有莫大的方便。但只記頁數，不記回數，又不題作者姓名，如遇有同名同詩篇而不同書名的子弟書，便無法辨別異同。且成書匆促，疏漏頗多。

(二)《子弟書總目》，傅惜華編。全書共 181 頁，是我國第一部著錄現存子弟書的專門目錄。<sup>11</sup>傅氏是我國曲藝收藏家與研究專家，個人所收藏的子弟書頗為豐富，其中不乏珍本。此書是他以 1946 年在《中法漢學研究所圖書館館刊》第二號，頁 29-87〈子弟書總目〉為基礎，後再增補而成。「從公藏及私藏兩方面收錄了子弟書目錄凡四百餘種，約計一千數百部之多，每書注明來源」，所著錄子弟書目共 611 條，「無論是它

9 詳宗譜編纂處，《愛新覺羅宗譜》，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 年 9 月，頁 1953-1954。

10 奕賡，《侍衛瑣言》，收《佳夢軒叢著》，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 10 月，第七種，頁 452。

11 此目錄原在 1954 年 6 月由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出版，1957 年 9 月則改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版面未有改動，內容文字亦完全相同。

的正名、別名、簡名，一律依首字筆劃的多寡，按次排列，以便檢查」。又在每條書目之下，必標明回數、作者姓名，《百本張子弟書目錄》著錄的情況以及現存各曲本的版本、度藏情況等，堪稱詳備。但是因為所根據的資料頗多出自《中國俗曲總目稿》，如該書一有疏漏，此書便仍沿其誤，而且它本身的訛誤亦復不少。

(三)《子弟書目拾遺》，天津黎天虹編。手抄本，全書 10 頁，半頁十行，行列書目 1 種，共著錄子弟書 191 種。以書名首字筆劃多寡按次編排，先列書名、次回數、再次為作者，最後為版本。原系天津師範學院圖書館舊藏，現藏於河北大學圖書館。此書編寫年代不詳，但綜觀其中所收書目並不出傅氏《子弟書總目》範圍，所題各書作者無異，錯誤又相同，可知它成書必在傅書之後。

(四)《別菴堂子弟書目錄》，<sup>12</sup>手抄本，全書 17 頁，半頁五行，行列書目 1 種，所著錄有《一入榮府》等子弟書共 166 種。此書是按書名首字筆劃多寡編排，以少者在前，多者在後，書名之下，一律注明回數及售價。在回數之前，偶或簡單說明該書的內容，或說明該書與其他有關曲本的關係。雖亦名《別菴堂子弟書目》，但顯然是後人所偽託。現藏於河北大學圖書館。

又吳曉鈴〈綏中吳氏雙橋書屋所藏子弟書目錄〉(文見《文學遺產》第四期，1982，頁 150-156。)，計有 73 種，84 部，內有吳玉昆《代數歎》、《三皇會》、聚卷堂鈔本《子弟書清單》等，為其他目錄所未見。

綜合以上各目錄所著錄子弟書，淘汰重複，剔除訛誤，現存子弟書，總數在五百種以上。

### 三、子弟書曲文集

國人大量收集俗曲的工作，是在民國 14 年由孔德學校購得一批車王府鈔藏曲本開始，所得曲本十分豐富，內有戲曲 783 種，曲藝 662 種，此批曲本在民國 29 年前後，轉歸北京大學文學院，後入藏北京大學圖書館，珍藏至今。民國 18 年，孔德學校再次購得一批車

王府鈔藏曲本，內有戲曲 18 種、曲藝 216 種，種類雖少而篇幅頗大，1954 年轉歸首都圖書館。民國 15 年，時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的顧頡剛先生曾派員到孔德學校抄錄全份車王府鈔藏曲本，現藏於中山大學圖書館。1960 年，首都圖書館則抄錄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車王府鈔藏曲本，令其藏本達到戲曲 775 種，曲藝 606 種。<sup>13</sup>車王府鈔藏曲本內實有子弟書 297 種，原鈔藏本每半頁四行、行兩句抄寫，中山大學複製本同。首都圖書館複製本則作半頁五行、行兩句抄寫。三處曲本皆保存良好，十分珍貴。可惜車王府鈔藏子弟書全是複抄本，抄寫人員良莠不齊，錯誤脫漏頗多，中山大學與首都圖書館所藏複製本，情況又更加嚴重，詳見後文。

民國 17 年，中央研究院社會調查研究所則購得大批清代與民初書坊所抄或出版的曲藝原刊本，極為珍貴，已編成《中國俗曲總目稿》，內有子弟書一千多部，淘汰重複，約有 370 多種，現珍藏於臺北傅斯年圖書館。

至於其他私家收藏，以傅惜華碧葉館所藏最多且最為珍貴，梅蘭芳、杜穎陶、程硯秋等人所藏為數也不少，他們亡故後，遺書皆歸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收藏。吳曉鈴遺書，已歸首都圖書館，亦保存良好。馬彥祥部分，則迄今下落不明。

民國初年，已有人將子弟書結集出版，現存有《子弟書》，刻本。全書 12 卷 12 冊，共收錄有《伯牙摔琴》等共 49 種，但曲文多有刪節，如《馬上連姻》十四回，此書僅收錄前兩回；《玉簪記》十回，此書僅收錄〈上任〉、〈琴調〉、〈偷詩〉三回，現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分館。

又民國 11 年，有署名「金台三畏氏」者，仿明人臧懋循《元人百種曲》之例，輯成《綠棠吟館子弟書選》20 卷，收錄《八仙慶壽》等百種，惜現僅存第一冊第一卷《八仙慶壽》等 6 種，由手抄本與石印本湊集而成。據此冊書前所附「綠棠吟館子弟書百種總目」，可知內有第二十卷《青草園》等一兩種未見，其他第二卷《反五路》、第十卷《賣畫》等，實即分別為《諸葛罵朗》第一回、《意中緣》等，類此情況不少。吳曉鈴

12 本目錄與《百本張子弟書目錄》、《集錦書目》、黎天虹《子弟書目拾遺》合裝一函，題名《子弟書總目》。

13 仇江、張小瑩，〈車王府曲本全目及藏本分布〉，《車王府曲本研究》，頁 135-234。

遺書，現藏於首都圖書館。

而在《中國俗曲總目稿》出版後不久，正式將子弟書結集出版的是鄭振鐸，民國 24 年，鄭氏在他所主編的《世界文庫》第四、五冊分別列入韓小窗《東調選》5 種和羅松窗《西調選》6 種，使韓、羅此兩位子弟書名家，首次「與塞萬提司、果戈理、巴爾扎克、托爾斯泰、高爾基等輩並駕馳騁」。<sup>14</sup> 民國 27 年，鄭氏復又在他所撰寫的《中國俗文學史》中，以韓、羅二人為子弟書代表作家，並以《寧武關》、《出塞》為例，說明二人的文學修養。鄭氏是我國文學史專家，學識極為淵博，著作豐富，在六十多年前，便將韓、羅二人列入世界文學名家之林，確有他獨到的見解。但可能由於當時仍缺乏資料可供參考，鄭氏對此種曲藝的辨識及對子弟書作者的認定，其疏漏的情況則十分嚴重，而且影響非常深遠，詳見後文。

近二十多年來，由於國內外學術界對我國俗文學研究日益重視，有關子弟書的資料大量出版，較重要的有：（一）日本波多野太郎《子弟書集》第一輯，全書 348 頁，所收作品共有 53 種，是編者根據他個人所藏等影印。（二）中國曲協遼寧分會《子弟書選》，全書 442 頁，所收共 83 種，是根據傅惜華舊藏重新標點出版，行兩句排列。（三）胡文彬《紅樓夢子弟書》，全書 306 頁，所收共 28 種，是編者根據所得重新標點，每句一行，以韻為句排列。（四）關德棟、周中明《子弟書叢鈔》，全書分上下兩冊 832 頁，所收共 101 種，是編者根據歷年搜集所得，經挑選重新標點，再按鈔本原樣一行兩句整齊排列，後有說明、注釋，書末附顧琳《書詞緒論》，十分珍貴。（五）首都圖書館《清蒙古車王府曲本》，全書 315 函，所收我國戲曲、曲藝等 1,661 種，其中 291-308 函

為子弟書共 297 種，是根據該館所藏鈔本石印。<sup>15</sup>

（六）劉烈茂、郭精銳《清車王府鈔藏曲本·子弟書集》，全書分上下兩冊 1,446 頁，所收共 280 種，是根據中山大學圖書館所藏重新標點，再按鈔本原樣一行兩句排列，每曲之前均附有〔提要〕。（七）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輯校《清蒙古車王府藏子弟書》，全書分上下兩冊 1,681 頁，所收共 275 種，是根據首都圖書館所藏重新標點，採用簡易法，一逗一句，以韻為句，除詩篇仍以一行兩句排列外，餘均採散文式。（八）張壽崇《子弟書珍本百種》，全書 581 頁，所收共 100 種，是《清蒙古車王府藏子弟書》的續集，編輯體例相同。

此外，傅惜華《西廂故事說唱集》、《白蛇傳集》；杜穎陶、俞芸《岳飛故事戲曲說唱集》；路工《孟姜女萬里尋夫集》；關德棟、李萬鵬《聊齋志異說唱集》等，亦各收有子弟書若干種。綜合各書所收子弟書作品，淘汰重複，大約有四百種左右。

又郭精銳等所編《車王府曲本提要》，全書 579 頁，頁 3-107 為子弟書提要，共 274 種，但內有快書 7 種。

#### 四、子弟書論著

有關子弟書的論述出現甚早，但因為它的曲文並未大量出版，所以瞭解它的人究竟有限，以致迄今為止，有關論著仍然為數不多，計除上述各曲文集書前的「前言」外，較重要者有趙景深《大鼓研究》<sup>16</sup> 外編，分論〈第一章 子弟書〉；傅惜華〈子弟書考〉、〈明代小說與子弟書〉等；<sup>17</sup> 高季安〈子弟書源流〉；<sup>18</sup> 胡光平〈韓小窗生平及其作品考查記〉；<sup>19</sup> 關德棟〈現存羅松

14 語出趙景深〈子弟書叢鈔序〉，此文後收入趙氏的《曲藝叢談》，頁 214-216，但誤說成：「1935 年，鄭振鐸編《世界文庫》，列入羅松窗的《東調選》和韓小窗的《西調選》……」。劉烈茂失察，也在《清車王府鈔藏曲本·子弟書集》前言中說：「韓是西派代表人物，羅是東派扛鼎者。」

15 此書 1991 年初版僅印 15 套，供海內外圖書館珍藏，售價極為昂貴。後在 2001 年 12 月出版大十六開精裝普及本，全 57 冊，100 套，改名為《清車王府藏曲本》，子弟書收入在 51-56 冊內。

16 原書在 1936 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後收入《曲藝叢談》頁 127-175 內。

17 見傅氏，《曲藝論叢》，頁 98-159。

18 見《文學遺產增刊》第一輯，1955 年 9 月，頁 337-341。

19 見《文學遺產增刊》第十二輯，1963 年 2 月，頁 90-100。

窗、韓小窗子弟書目〉等；<sup>20</sup> 周貽白〈韓小窗與羅松窗〉、〈大鼓書與子弟書〉；<sup>21</sup> 劉烈茂〈論車王府抄藏曲本子弟書的文學價值〉；<sup>22</sup> 康保成〈子弟書作者「鶴侶氏」生平、家世考略〉<sup>23</sup> 等多篇。

1990年11月，在天津中國北方曲藝學校，曾舉辦「全國首屆寶卷子弟書學術研討會」，其中部分論文後來在該校所出版的《曲藝講壇》第四期中發表，計有：任光偉〈論子弟書作品的思想性及其社會特徵〉；周中明〈論子弟書對《三國演義》的改編〉；陳笑暇〈子弟書的衍傳與發展〉；陳錦釗〈論《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及近年大陸所出版有關子弟書的資料〉等數篇。

又筆者在1973年曾應邀參與整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珍藏俗曲工作，負責說書部分，利用該所珍藏資料，在1977年初以《子弟書之題材來源及其綜合研究》一書獲得博士學位。該論文全書337頁，二十多萬字，分上下兩編。上編：子弟書之題材來源，共六章，分別為：第一、二章，取材於通俗小說之子弟書（上）、（下）；第三、四章，取材於戲曲之子弟書（上）、（下）；第五章，取材於當時生活及風土人情之子弟書；第六章，取材於吉慶及通俗故事或其他故事之子弟書。下編：綜合研究，共七章，分別為：第一章，子弟書之名稱來由及其淵源考；第二、三章，子弟書之作家及其作品（上）、（下）；第四章，子弟書之演變；第五章，子弟書之影響及其沒落；第六章，論「滿漢兼」及「集錦」兩類子弟書；第七章，論近人所編之子弟書目錄。是迄今為止有關子弟書研究唯一的專書。

此外，筆者尚撰有〈子弟書之作家及其作品〉、<sup>24</sup> 〈六十年來子弟書的整理與研究〉、<sup>25</sup> 〈論現存取材相同且彼此關係密切的子弟書〉<sup>26</sup> 等相關論文十餘篇。

## 五、有關文獻檢討

由於子弟書流行的時間長達一百五十多年，流傳的地域又遍及北京與瀋陽等地，現存曲本的版本、名目繁多，又散藏於海內外各地，有心人士能夠將它們結集出版，使人能重新瞭解這種曲藝的價值，對學術研究工作，帶來十分方便。目前研討子弟書的論著雖然還不算多，但參與者其中不乏知名的學者專家，由於他們的博學多聞，頗有獨到深入的見解。如對子弟書的藝術成就，關德棟、周中明《子弟書叢鈔》前言說：

敘事委婉曲折，情文並茂，這是子弟書藝術成就的特色之一。……寫景狀物富有詩情畫意，令人心馳神往，這是子弟書藝術成就的特色之二。……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刻劃，嫵媚細膩，激情充沛，是子弟書藝術成就的特色之三。……語言的清新明麗，鋪陳排比，是子弟書藝術成就的特色之四。

可說是觀察入微，十分精闢。

劉烈茂〈論車王府抄藏曲本子弟書的文學價值〉一文，<sup>27</sup> 則從多個角度切入，認為「子弟書的文學價值」：

- （一）從詩史角度看，清代子弟書的創作，帶有彌補敘事詩空白的特殊意義。
- （二）從題材角度看，車王府子弟書是絢爛多姿、氣象萬千的敘事詩。
- （三）從改編角度看，車王府子弟書是再度創作，重鑄靈魂的說唱敘事詩。
- （四）從反映時代的角度看，車王府子弟書是封建末世危機感應的敘事詩。
- （五）從藝術角度看，車王府子弟書是節奏明快、

20 見關氏，《曲藝論集》，頁86-139。

21 見沈燮元，《周貽白小說戲曲論集》，頁651-665、頁669-681。

22 見《車王府曲本研究》，頁43-57。

23 同上書，頁458-478。

24 見《書目季刊》第十二卷一、二期，1978年9月，頁21-56。

25 見《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9月，頁312-320。

26 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十卷第二期，2000年6月，頁215-237。

27 同注20。

情深意濃的敘事詩。

(六) 從語言角度看，車王府子弟書是詞品佳妙、雅俗共賞的敘事詩。

亦可說詳盡透澈，面面俱到。

但由於前賢對此種曲藝的認識，究竟有限，許多看法並不正確。後輩學者，又因相信權威，以訛傳訛，以致許多疏失，至今仍無法改正，大有礙於研究工作。茲從曲種、作者、書名、曲文等方面，各舉二、三例，略作說明，以見一斑：

#### (一) 關於曲種方面

鄭振鐸所編題韓小窗《東調選》、羅松窗《西調選》二書，分別收入題韓氏所作 5 種、題羅氏所作 6 種。在六十多年前，鄭氏便將二人列入世界文學家之林，確有他獨到的眼光，但可能是由於早期資料缺乏，鄭氏對此種曲藝的認識有限，因此錯誤十分嚴重而且影響深遠。其中如《西調選》所收的《大瘦腰肢》便是一例。

衆所周知，子弟書的體製十分特殊，一般是前面以詩篇八句開端，次是曲文每回約 8、90 句，最後是以結尾曲文四句結束。因為是七言句，所以無論是抄本或刻本，多作每行兩句排列，當年書坊所售鈔本，更是清一色每半頁四行、行兩句抄寫，故極易辨認。鄭氏所輯兩書，亦除《大瘦腰肢》外，其餘十種，也是每頁分上下欄，每行兩句排列，可知《大瘦腰肢》實非子弟書。後出的傅惜華《子弟書總目》在〈子弟書總說〉中，曾提及傅氏本人所藏有五種子弟書曲譜，其中雖有清鈔本《大瘦腰肢》四冊，但在同書所列目錄中，卻未著錄本曲，《中法漢學圖書館館刊》所載《子弟書總目》同。本曲原鈔本現藏於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封面確有傅氏所題「子弟書大瘦腰肢」字樣，但各冊內頁則僅有抄者所題分別為「大瘦腰肢詩篇」元、亨、利、貞等字樣而已，並未標明是「子弟書」。而封面與封面題字，實為傅氏所加，並非原鈔本所有。

後世的論著，除趙景深曾在《大鼓研究》外編分

論〈第一章 子弟書〉仍將本曲列為羅松窗作品外，本來已久無人重彈此調，不料在數十年後，《子弟書珍本百種》，復又收入本曲，令人感到意外。

其實本曲雖然不是子弟書，但它確是「西調」無疑，屬雜曲類，曲詞則出於崑曲《尼姑思凡》。《霓裳續譜》卷一，收有《瘦腰肢》一曲，與本曲曲文大同小異，可資參考。

又傅惜華《子弟書總目》著錄有《打登州》、《舌戰群儒》、《血帶詔》、《赤壁鏖戰》、《削道冠兒》、《草船借箭》、《淤泥河》、《碰碑》等八種車王府鈔本，今亦分別收入《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等曲本集內，各曲本在曲文中所標明的「春雲板」、「流水板」、「聯珠調」、「一落」、「二落」……等板名落數，都是快書所特有的體製，一應齊全，足證它們是快書無疑。快書雖然淵源於子弟書，又稱為「子弟快書」，現存《樂善堂子弟書目錄》在二回一欄最後一行，便列有《秦王降香》硬書、《打登州》快書各一種，<sup>28</sup>早期的《百本張子弟書目錄》則分別列有快書三種、十種之多，詳見前文。但其後各自獨立，成爲一種風格不同的曲藝。所以《書名》岔曲說：「硬書的調兒高，快書是硬砍實鑿，……子弟書三眼一板實在難學。」後期的《百本張子弟書目錄》與《別墅堂子弟書目錄》則未收錄快書，後者所編尚另有《各樣快書目錄》。傅氏《北京傳統曲藝總錄》書前所列「引用書目」中，亦有別墅堂編《各樣快書目錄》<sup>29</sup>等，即傅氏此書頁 298-317 卷五「八角鼓」（五），亦列有「快書總目」一項，都將「快書」獨立於子弟書之外。且《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在子弟書之外，亦列有快書一項，在 309 函中，收錄有《舌戰群儒》、《血帶詔》、《赤壁鏖兵》、《羅成托夢》、《鋼對棒》等五種作品，是亦將子弟書與快書視爲兩種不同的曲藝，但又不將混雜在子弟書曲本中的多種快書從中剔除出來，重新歸類，令人困擾。<sup>30</sup>

#### (二) 關於作者方面

28 詳見拙著，《快書研究》第三章〈快書之體製〉，頁 61-93。

29 此目錄現藏於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僅 2 頁，半頁六行，行列書目一種，共著錄有《淤泥河》等 23 種，封面有「別墅堂寶 與衆不同」墨印。

30 新版大十六開精裝普及本爲保持原書順序，雖未從中抽出重新歸類，但已在目錄各書名下注名（快書）字樣，作爲更正。

在現存五百多種子弟書中，可考出作者的曲本約有一百多種，作者五十多人。考訂子弟書的作者，大約有三種方法：一是直接從曲文下手，如根據《罵城》的詩篇：

小窗氏在梨園看演《西唐傳》，歸來時閑筆燈前寫《罵城》。

據此可知，此曲為韓小窗所作。二是間接從其他子弟書曲文下手，如根據《遊園尋夢》的結尾曲文：

要知小姐離魂事，松窗自有妙文章。

據此可知，現存的《遊園尋夢》與《離魂》兩曲，均為羅松窗所作。今人用此二種方法來考訂子弟書的作者佔絕大多數。三是根據有關資料，如《寧武關》五回，此書在曲文內並未嵌入作者的姓名或字號，但根據光緒六年會文堂刻本所附二凌居士跋文：

《寧武關》是故友小窗氏憤慨之作。

據此可知，現存《寧武關》實是韓小窗所作。<sup>31</sup>但此種情況，僅佔極為少數。

總之，考訂子弟書的作者，必須要有憑有據，絕不能憑空捏造，以免造成後人的困擾。但鄭振鐸所編《西調選》一書，分別收錄有《大瘦腰肢》、《鵲橋》、《出塞》、《上任》、《藏舟》、《百花亭》等6種，均題羅松窗作。其實在此6種作品的曲文中，都未嵌入作者姓名或字號，亦未有任何其他資料，可以證明是羅氏所作。關德棟在〈現存羅松窗、韓小窗子弟書目〉一文中，也曾指出：「根據『子弟書』作者們寫作的習慣，作者可考知的常是把自知的名字嵌入曲中一點來看，這六種均是例外。因此，人們懷疑這些可能都不是羅松窗的作品。」但關氏在自己所編的《子弟書叢鈔》中，卻仍將《百花亭》列為羅氏所作。郭精銳等《車王府曲本提要》則雖未將《藏舟》、《百花亭》列為羅氏之作，但卻將其他所有取材於《長生殿》傳奇的子弟書作品如《長生殿》、《楊妃醉酒》、《梅妃自歎》、《鵲橋盟誓》、《沉香亭》、《架閣》等，全部列為羅氏所作。其他一般文史論著的情況，亦大致如此，疑是受到鄭氏的影響所致。

又有因為所根據的曲本欠佳，竟有將誤筆當成作者

的現象。如關氏《子弟書叢鈔》頁338-353所收錄的《追信》五回，題「梁霜毫」作。編者在「說明」中，說：「此作係根據清代同樂堂鈔本。作者梁霜毫，生平事迹不詳，僅知其存此子弟書一篇。」根據本書書前所附趙景深〈子弟書叢鈔序〉，可知：「初稿《追信》是作為無名氏來處理的；後來查到作者原來是梁霜毫，就將《追信》從後面無名氏的行列移到有名字或筆名的行列裏去。」

根據一般經驗，本曲的作者，可知關氏是根據本曲第二回結尾曲文末句「梁霜毫敷演節目趁餘閑」而來。此句曲文，無論是《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見291函）或《清蒙古車王府藏子弟書》（見頁1642），甚至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所藏別堂堂本，亦都莫不如此。但根據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所藏本曲另有木刻本（首行作《月下追賢》、板心作《追信》）與光緒辛丑（27）惠臣抄本，可知上述各本第二回結尾曲文兩行四句與第五回結尾曲文三行六句，實是彼此錯頁，且「梁」作「染」（詳見書影）。「霜毫」一詞，點明曲本寫作時間，是俗曲習用語，在子弟書曲文中亦常見，如《拐棒樓》結尾曲文便有「幽窗下閑撚霜毫寫俚言」，《菱角》詩篇，亦有「拈霜毫把文語翻成俚鄙言」，《草詔敲牙》第三回中段，也有「舉霜毫滿腔熱血結成字」等，《霓裳續譜》卷一，更有《染霜毫題恨詞》西調，「染」字與「撚」、「拈」、「舉」等均為動詞，俗寫作「染」，因形近而誤作「梁」。

### （三）關於書名方面

已出版的子弟書曲文集雖有多種，但多以車王府所鈔藏曲本為根據，而該批曲本全是王府內人員所抄錄，並無當年書坊所販售的鈔本，而部分抄工的素質不高，以致造成的訛誤疏漏頗多。該批曲本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可以查證。首都圖書館《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中的子弟書，除《摔琴》等16種外，餘均抄錄自北京大學藏本。《清車王府鈔藏曲本·子弟書集》與《清蒙古車王府藏子弟書》則又分別轉錄自中山大學圖書館與首都圖書館所藏，錯誤又更加嚴重，因而衍生出來的問題，正方興未艾，令人十分頭痛。

31 關德棟，〈現存羅松窗、韓小窗子弟書目〉，考訂本曲作者時，乃根據：「按此曲卷首詩篇，有句云：小院閑窗潑墨暹，牢騷筆寫斷魂詞。」（見《曲藝論集》頁135），並不正確。

例如《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299 函所收《升官圖》，查實是《玉簪記》十回子弟書的第六回〈詐葷〉，<sup>32</sup>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祖本便誤作如此。本曲與《拿螃蟹》為現存僅有的兩種「滿漢兼」子弟書，對研究滿人漢化的歷史過程，為極重要的文獻之一。可能因為有滿文無法排版或內容淫穢的關係，其他兩種排印的車王府子弟書集，一省略、一刪節。

又如同書 308 函與《清車王府鈔藏曲本·子弟書集》頁 455 所收《廟會》四回，其曲文與史語所藏本《廊會》完全相同，實是一書。《廊會》，《中國俗曲總目稿》頁 40、《子弟書總目》頁 131 均著錄。《子弟書叢鈔》頁 610-618 亦收錄。衍趙五娘至牛府抄化，牛氏在談話間知道她是丈夫的結髮妻子後，乃教她改裝並厚待她。故事取材於《琵琶記》第三十四、五齣（《綴白裘》卷三作《廊會》）。《百本張子弟書目錄》著錄，注云：「苦。四回。一吊六。」據此可知，無論是曲本或戲曲等，本曲題名均作《廊會》，《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等題作《廟會》，顯然有誤。此亦沿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祖本之誤。

至於《清車王府鈔藏曲本·子弟書集》頁 351-352 收錄有《雜錦書目》，作者不詳。查實是鶴侶氏所作的《集錦書目》，本曲題名，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祖本與其他各種曲文集所收錄，題名均正確無誤。「集」與「雜」因廣州話讀音相同，故易混亂。但由於本曲文集所題曲名有誤，以致該校康保成教授一時不察，造成他在〈子弟書作者「鶴侶氏」生平、家世考略〉一文中，出現前一句《雜錦書目》、後一句《集錦書目》的情況，仍渾然不知，讓人有白璧微瑕之感。

#### （四）關於曲文方面

又因現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子弟書曲本，多有末頁錯亂或末頁為別人抄寫，字迹與前面不相同的現象，以致目前所刊各種車王府子弟書曲文集，多有錯亂或缺末頁的情況，如各書所收《商郎回煞》二回，均以「佳人說等到天明墳上去，在家中就是傷心誰敢悲？」作結，上下文意不接。而史語所珍藏各鈔本，結尾曲文均作：「佳人說等到天明往墳上去，慟慟的哭一場化把紙灰。愛玉說小妾也思量到墳上走走，在家裏就是傷心誰

敢悲？等到天亮了小姐到前堂親去稟，爹娘愛你必不駁回。呀雞聲兒各處啼鳴也，他二人潦草梳妝候稟親幃。」「幃」旁尚有抄者所書「完」字字樣。

又如《遊寺》第二回後段在「滿空飄蕩雲霞彩，采花的遊蜂撲蝶翻」與「連誇不盡的好景致，止步觀瞧玉牡丹」上下文意不接。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祖本同。經詳細查對，始知其中「翻來復去花心戲……月季花緊對白日蓮」共八行 16 句，竟誤植於中段「連行幾步進門看，花園百草甚新鮮」句後，使此 16 句曲文與前後格格不入。其實，本段曲文由「一帶相親紫綠藍」至第三回「香風陣陣透鼻尖」句止，前後共 67 句，乃是頂真體，其上句末字與下句首字相同或音同，至為明顯。由於所據資料有誤，以致於造成吳國欽教授在為《車王府曲本研究》一書寫序時所說：「子弟書《西廂記》《遊寺》一篇，將原崔張「佛殿奇逢」的開頭，改寫成張琪「花園驚豔」，作者用 20 句「頂真格」將男女主人公一見鍾情的普救寺花園描寫得十分優美。」一段話並不正確，令人感到遺憾！

在現存有關於子弟書的曲文集與論著中，類似的訛誤與疏漏相當嚴重，如不早日予以補正，或將現存較佳的子弟書原刊本、原鈔本等整理出版，以正視聽的話，日後必將衍生更多的問題，造成後人對這種曲藝的誤解以及在研究工作上產生莫大的困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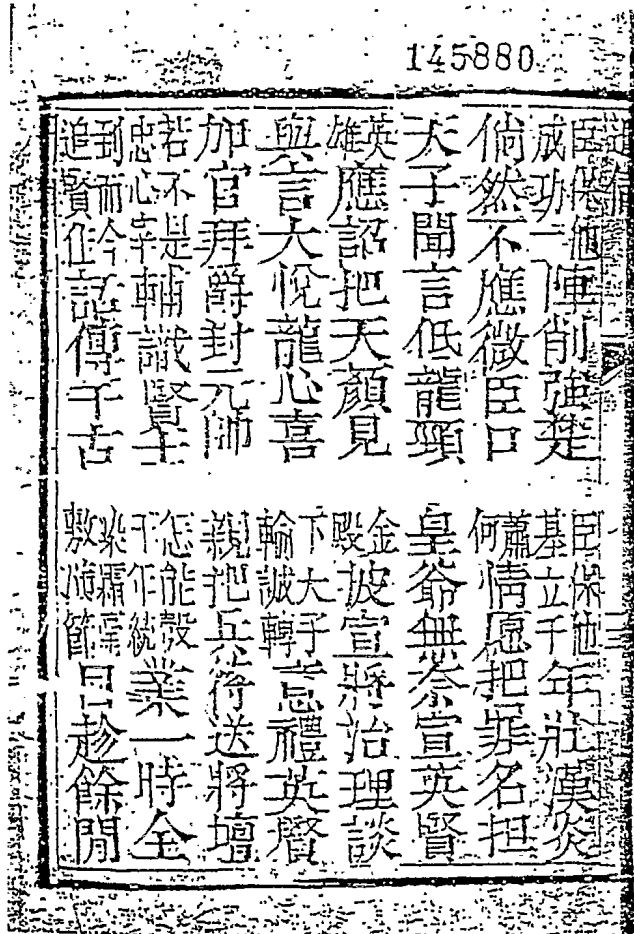
## 主要參考書

1. 劉復、李家瑞編，《中國俗曲總目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2 年 3 月。
2. 傅惜華，《子弟書總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年 9 月。
3. 波多野太郎，《子弟書集》，日本：橫濱市立大學，1976 年 11 月。
4. 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遼寧分會，《子弟書選》，1979 年 10 月。
5. 胡文彬，《紅樓夢子弟書》，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3 年 12 月。
6. 關德棟、周中明，《子弟書叢鈔》，上海古籍出版

32 新版大十六開精裝普及版已更正，見第 53 冊，頁 146-148。

- 社，1984年12月。
7. 首都圖書館，《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
  8. 劉烈茂、郭精銳，《清車王府鈔藏曲本·子弟書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5月。
  9. 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輯校，《清蒙古車王府藏子弟書》，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8月。
  10. 張壽崇，《子弟書珍本百種》，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4月。
  11. 郭精銳等，《車王府曲本提要》，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12月。
  12. 劉烈茂、郭精銳等，《車王府曲本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13. 陳錦釗，《子弟書之題材來源及其綜合研究》，國立政治大學，1977年1月。
  14. 陳錦釗，《快書研究》，臺北：明文書局，1982年7月。
  15. 傅惜華，《曲藝論叢》，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年4月。
  16. 趙景深，《曲藝叢談》，北京：中國曲藝出版社，1982年12月。
  17. 關德棟，《曲藝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
  18. 季永海、趙志忠，《滿族民間文學概論》，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1年10月。
  19. 沈燮元編，《周貽白小說戲曲論集》，山東：齊魯書社，1986年11月。
  20. 劉洪濱、劉梓鈺主編，《京韻大鼓傳統唱詞大全》，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0年2月。

◎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藏木刻本與光緒辛丑惠臣抄本之書影：



若不是  
 忠幸輔  
 加皮拜  
 與言大  
 雄應詔  
 天子聞  
 倘然不  
 成功一  
 臣保他

親把兵  
 怎能毅  
 千能毅  
 染霜節  
 敷節日